七十二家集

陸平原集卷之七

晉吳郡陸機士衡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
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
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
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
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

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沉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濵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
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
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
是寍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
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戰託跡黃老
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
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擠響于音
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

乃詢楚囂與寔摧韓王寧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
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
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堅則脆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
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
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
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弢跡匿光民具
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

郢宮鷰梁烈烈燋燋亦耽耽其聘名冠强楚鋒獨
駭電視幾蟬蛻悟主華向蒼彼梟風翻爲我扇
天命方斬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于元凶
既見寵祿來假保太金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張旦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
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遠難披榛來洎
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
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縮自微
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盈爲

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勛庸親
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安國違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
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
奄有燕韓寔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
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勳耀上代身終于藩睢陽道迎延帝幽蔽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于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

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自焉
北距飛狐郎倉敖庾據險三塗轄軒東踐漢風
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賞念寵祚爾孤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疇論道務帝
伊洛定都鄴鎬彔遠鎮邇寔敬攸考振抑陸生
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
撥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
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歔欷

獨昭奇跡察作蕭相既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
於敵紓漢披楚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
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
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
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
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

有輝震風過物淸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部䕶錯音袞龍比象明明

衆哲同濟天綱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

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湛湛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王子僑贊

遐形蟺佰傾景忘跡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箴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綱疏下睦禁寬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策文

策秀才文

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

風以薄其纖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紀瞻對策附

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

也羲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
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
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
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
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
可致也

又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
廟所以盛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

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泰廢學
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
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

又對附

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
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
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
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
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

出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淸廟取其正室之類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又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契世長世所以廢與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

才立名之上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
恒背吾之典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關而
如此

又對附

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
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
丁推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
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勲百代先王身
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

櫨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闓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丑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

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有契往代明良求應金甌復存也

又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熈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祭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遞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猛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

又對附

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勢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

氣化終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尙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

又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附有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

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
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
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
愿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

又對附

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
用泉源所託其温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
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内
内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

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又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淵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耶

又對附

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慧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綱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隆殺也

傳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愼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陸平原集卷之八

晉吳郡陸機士衡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碑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曩興爍乎墳典華宗徙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

之音聲無微而必斷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質
少折節早亡史初召詣議參軍州郡上計轉為
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
父紡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
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祀
將軍三部都督大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
君寶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
侯弈紱暢名盡閣標著風化之美奏最為能亭
亭振美灼灼橫徹狥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

後遂以學言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
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初早孤不弘禮制年
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驕猴無
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
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讙然受誨
向道朝聞方厲志而潞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
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
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
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撫

難督匪懈庶績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緣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傍昂藏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脩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因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慚任晉稍遷總統

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立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

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廉傺擬蕭爽情天逸邃性優攀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渡虎猶慓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驃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振兹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

覲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絶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援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繈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鍤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

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大興二年歲在巳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峩北聯岐川濬清流之澄澈夫人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與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

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

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

晚懷耿節頗尙豪雄昇名禁闥捨爵策勲允歸

明哲輝赫大晉封家多故式楊廟略克淸天步

海濱旣折江淮並派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

揆日人謠何慕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

遐掩芳猷潛光陽何返旆吳丘舊關難入鄉路

寔浮從榮徹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緣淸淮自流

滐沈素幰繚繞米旒玄堂寂寂黄泉悠悠書方易折冢拐難留鐫茲幽石當代千秋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既歿而云遷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咲也考常州志此碑尚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缺後人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為真耳尚須考博

誄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卒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絶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眶惠早零聖躬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胥載

紫庭辰旒飛藻因旗來銘縈華熠爍翠蓋繁纓
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
閶闔承昔承明顯拔萬宮幽驅百靈隨化大素
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
克廣仁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
罹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
非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輝靈寵可贈
究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
霧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
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

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冑奇穎發翹
清藻在秀誕自幼蒙述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
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滅婉孌乘輿名裕德昌
龍集庚戌月次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
伊何皇統是荷華綬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
玉衡吐和書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
紫庭亦既涉學遵師成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
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惜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
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

宄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宗皇家惟塵
明聖惝惝太子終溫且徹銜辭即罪掩淚祗命
顯加放流潛扉蝸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
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
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蹐
嚴宮絕命禁闈幽樞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
生寃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
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
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遁攙搶

叱揥元凶服䇿仁詔引咎哀箴東征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斯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者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旣濟洛川靈旆左廻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痛歎念我慼懷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
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
徒候敬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
賑此惸獨孚厥惠和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
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荊人造我區宇
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
殊塗百行異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
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美與

吉溢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愛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遝綢繆之遊在襁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髻並有攜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共響應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翾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殼則同朝遊矣先暮

弔文

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

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
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
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
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
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
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
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

太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爲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摧羣雄而電擊衆剋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
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闢
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
要蕩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
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出乎九天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
罔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緜邈

耿千載而遐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
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
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
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
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没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

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亡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
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
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
貯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
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淇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㜇身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巳效蘧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哀辭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踰陽不遂其茂卿暉芳華彫芳落秀遒堂
涉室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附錄

陸機傳　　唐太宗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者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至太康

求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
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
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
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
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
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
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
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

之優劣吳王晏出鎭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

之而縶其頸犬尋跡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潁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潁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潁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潁與河

閒王顒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化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羇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

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
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
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
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
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
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
澗而死者始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
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
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

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駱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潁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潁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

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

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

一緒進文則昧流蟠合其詞深而推其義博而纖故足遠超枚馬高躋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儀迭進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縕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又之慶眷佐時之業中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劉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究碎瓔龍巢傾雨風激浪之心未騁遼骨修鱗陵雲之意將勝先灰勁翮望其鍛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

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摧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視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

否進不能剛斷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所主忠抱貫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𥩟鉦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酬皮襲美　唐陸龜蒙

君祖仗才力革車蒙虎皮手持一白旄直向文場麾輕若脫鉗釱豁如抽扆廖精鋼不足利驥裏何勞追大可卑山岳微堪折毫釐寸體免負貸吾家咸起痰爭入鬼神與不容天地私一篇過華藻萬古無孑遺

陸平原宅　宋唐詢

德牒傳遺址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閙異丁郡巖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曾堂那復見絲

竹若爲尋

陸平原宅　　宋王安石

故物一已蕪嗟此年歲深野桃自發花荒棘徒生箴芊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　　宋王安石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淸越有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欲傾不如鶴與猿棲息尙全生

遺事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世說

蔡洪答周刺史俊曰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 世說

戴淵少時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機拴船屋上遥謂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

游役斂歸機機彌重之作牋薦焉 世說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蓀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實曰吾思鄉轉深矣 世說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致士衡
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
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
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
也衡由此妙達玄理 按晉書載入陸雲事而世說補作士衡據酈道元水

經注曰今居鄉瀨野負原來郭多墳隴焉郎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乃知晉書爲謬

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彥爲交州重餉陸機兄弟雲曰彥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尹虞謂機曰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機意始解 晉書

陸機饋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遺酒五色光起機友問

鮮主主曰積掌下得什魚質狀殊常作鮮美故相獻也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嘗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公子書 抱朴子

陸機宅在崑山下別宅在谷陽門內今普照寺

其故基也八角井在宅側黄耳冢在村南二百步華亭有淚鶴灘皆陸氏遺跡松江府志

集評

陸文如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孫興公

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可謂之文李充翰林論

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場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詩品

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詩品

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

繁文心雕龍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文心雕龍

陸機自理情周而巧文心雕龍

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文心雕龍

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文心雕龍

陸機積篇功臣最顯文心雕龍

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文心雕龍

士衡子安底蹟于流制（文心雕龍）

荀悅史乎史乎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文中子）

沈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南史）

糾謬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
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檽

此誄載藝文云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蓋
王氏誄其夫劉處士作也因列在陸機之後
人遂誤爲機作改其題曰晉劉處士參妻王
氏夫人誄今爲駁出聊發一笑